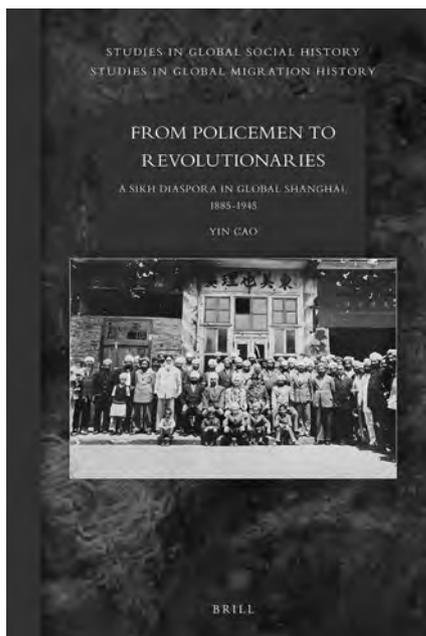


全球史視野中的錫克警察

——評 Yin Cao, *From Policemen to Revolutionaries: A Sikh Diaspora in Global Shanghai, 1885-1945*

● 江家欣



Yin Cao, *From Policemen to Revolutionaries: A Sikh Diaspora in Global Shanghai, 1885-1945* (Leiden; Boston: Brill, 2017).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成千上萬分布在印度西北部地區的錫克人(Sikh，信仰錫克教的人群)

浩浩蕩蕩地從位於南亞西北角的旁遮普(Punjab)出發，前往新加坡、香港、上海等由英國管轄的殖民地或由英國人擔任主要管理者的租界地，被僱用為警察，成為各地打擊犯罪、維持社會治安的重要武裝力量。他們如同維持身體正常運作的血液一般，在由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和租界地組成的大英帝國軀體中流動，成為了全球歷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從警察到革命家：錫克移民在全球上海》(*From Policemen to Revolutionaries: A Sikh Diaspora in Global Shanghai, 1885-1945*)，引用只註頁碼)依據清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曹寅的博士學位論文修訂而成，2017年由荷蘭萊頓的博睿學術出版社(Brill)刊行，目前尚無中文譯本。本書通過多層次、多類別的史料運用，講述了錫克警察在上海歷史舞台中從出現到淡出的過程，進而探討他們在中國近代歷史中發揮的作用，闡釋這一群體在英

本書通過多層次、多類別的史料運用，講述了錫克警察在上海歷史舞台中從出現到淡出的過程，進而探討他們在中國近代歷史中發揮的作用，闡釋這一群體在英國殖民網絡中的流動趨向，以及如何成為摧毀帝國體系的重要力量。

本書的一大特色是採用了全球史的觀察視野，研究流動於包括上海租界地在內的各區域間的錫克警察。它不同於以往的國際關係史研究、大英帝國史或印度反殖民主義史的研究，嘗試從全球聯繫的視角探討近代世界的變遷。

國殖民網絡中的流動趨向，以及如何成為摧毀帝國體系的重要力量。

本書的一大特色是採用了全球史的觀察視野，研究流動於包括上海租界地在內的各區域間的錫克警察。「全球史」並不是學界新興的關鍵字，但是近年有愈來愈多學者關注這個研究方法，產生了不少討論文獻^①。雖然目前學界尚未形成關於全球史研究的完整理論方法，但根據筆者對這些討論的理解，全球史研究應該是立足於「全球是一個緊密聯繫的整體」的認識上，觀察特定區域的歷史如何體現這些聯繫，並與這些聯繫進行互動。綜觀已有的學術成果，能夠真正通過這個方法闡釋具體歷史案例的著作並不多見，而本書則是少有的嘗試之一，為全球史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案例，為進一步探索與發展全球史研究作出貢獻。本書不同於以往的國際關係史研究，也不同於以往的大英帝國史或印度反殖民主義史的研究，嘗試從全球聯繫的視角探討近代世界的變遷。

除了觀察視角的全球性特徵，史料的全球性也是本書的一大特色。本書的書寫涉及全球範圍的歷史，因此也是一個綜合全球史料的過程。書中採用的檔案包括英國外交部檔案和殖民地檔案，上海工部局和警察局檔案，印度國民軍檔案，以及在英國、印度、新加坡、香港、上海等地發行的報紙等。僅是搜羅散落各地的史料已屬不易，而作者能夠對體量如此龐大的史料進行梳理、挑選與運用，使得本書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大有推進。本文僅是筆者憑藉對中外關係史研究

和全球史研究的有限識力提出的一些粗淺見解，希望能夠引起學界對這一部全球史研究佳作的重視。

一 主要內容

本書由四個主體章節組成。第一章講述了近代上海外灘最引人注目的風景線——裹着紅頭巾、黑皮膚的錫克警察的由來，以及錫克族群作為「戰鬥種族」的聲譽在英國帝國主義網絡中形成與流播的過程。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以後，上海等地陸續開放為通商口岸，並劃出租界地供外國人居住，使得英國的勢力觸及中國沿海地區^②。但是，由於不斷受到其他列強的威脅和殖民地、租界地人民的抵制，英國政府不得不將警察系統引入這些地區以維持其勢力。而在上海的英國商人與使領聯合其他國家的官商，趁着1853年小刀會起義的機會奪取了上海租界地的治理權，成立上海市政機構工部局，並且籌建警察隊伍。

這時有着相對完善的司法、警備體系的香港，成為上海租界地在社會治理各方面的範本。上海工部局在1860年代初聘請數名有經驗的香港警察到上海籌備警察局。不論是香港還是上海，當局都反對僱用中國人作為殖民地或租界地警察，但是英國警察人數有限，難以滿足殖民地或租界地的管治需求，加上市政經費有限，使中國僱員成為必然選擇。最後，中國警察大量收受賄賂、欺壓百姓等事實證明，僱用他們並非明智之選，而中國僱

員難以保證忠誠，更是一直讓當局和英商擔憂。

與此同時，關於錫克族群是充當殖民地警察的不二之選的話語通過各種途徑從印度傳到香港，再傳到英國各殖民地、租界地。這些消息通過各管轄地印發的刊物和在各地輪任的殖民地官員的交流，在整個英國帝國主義網絡間流轉。急需一支警察隊伍的上海工部局在收到相關消息後，開始考慮僱用錫克人充任租界警察。一開始，因為上海租界地的外僑與香港殖民地政府疏離並有意突顯上海特色，這個計劃遭到了反對。然而，中法戰爭及靜安路事件在1885年爆發推動了這一計劃的實施。數名在香港任職的錫克警察被派往上海，錫克警察在上海的故事也自此展開。在接下來的五十多年裏，錫克警察都是英國賴以維持帝國體系穩定的重要武裝資源。不僅如此，這一群體還影響了英國殖民政策的調整和各地的社會歷史。

第二章將目光聚焦到一名叫伊瑟·辛格 (Isser Singh) 的錫克警察身上，作者以他的人生軌迹為切入點，生動地描繪了錫克族群如何漂洋過海，從南亞的西北角到上海這個港口城市謀生的故事，揭示這群有着「雙重身份」——既是被殖民者又是殖民地的管理者的移民，如何通過跨區域網絡形塑全球的近代歷史。根據伊瑟·辛格在二十世紀初參與的一次在上海發生的錫克族群內部衝突，可以推斷他來自印度西北的Majah地區。一方面，這個地區因為殖民侵略、信仰風俗、自

然災害等原因而極度貧困，大批錫克人不得不出外謀生。另一方面，錫克人在抵抗英國侵略時的驍勇善戰享譽全球，促使正在尋求警察資源的英國政府開始僱用錫克人。錫克人因此登上開往英國各殖民地或租界地的輪船，開展他們的全球之旅。

在這樣的背景下，伊瑟·辛格在1905年登上前往孟買的火車，輾轉乘船至香港再到上海，受僱於上海工部局，成為租界警察。這時的上海已經有一個相對完善的錫克社群：為了保證錫克警察的品質與忠誠，上海工部局參考新加坡、香港等地的經驗，為錫克警察提供了醫院、教育培訓機構和錫克廟等設施，甚至特別照顧他們的飲食習慣。在五年合同期間，伊瑟·辛格需要從事大至鎮壓暴動、防火防盜、疏導交通，小至調解民眾爭吵、管理城市衛生等管理與教化工作。但不幸的是，他和一小部分錫克警察一樣酗酒，最終因破壞社會秩序而入獄，失去了這份薪水優厚、能給家鄉持續不斷地提供物資的工作。他的結局或許和很多退休或是被辭退的警察一樣，或前往各商棧、倉庫或碼頭充當看守，或追隨大流湧入北美以謀求更為高薪的警察職位。

第三、四章的故事則從那一大批乘船前往北美的錫克警察開始，講述二十世紀上半葉致力於解放印度的兩個民族主義組織的誕生，以及其對推進印度獨立和反對英國帝國主義的貢獻。這兩個組織分別是1920年代成立的加達黨 (Ghadar

錫克人在抵抗英國侵略時的驍勇善戰享譽全球，促使正在尋求警察資源的英國政府開始僱用錫克人。錫克人因此登上開往英國各殖民地或租界地的輪船，開展他們的全球之旅。

不同於以往以西方或中國為中心的選材視角，本書選擇的是作為「第三方」的錫克移民，他們同時作為大英帝國的「底層」(subaltern)和殖民地或租界地的「管理層」，將這些區域以及活躍在這些區域中的中西角色連結起來。

Party) 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立的印度獨立聯盟 (Indian Independent League)。

二十世紀初，英屬加拿大的移民法案激化了種族間的矛盾，加拿大將錫克警察拒諸門外，印度的民族主義情緒因此被點燃。在這一背景下，致力於解放印度的太平洋沿岸印度組織 (Pacific Coast Hindi Association) 在北美成立，並且以《加達報》(*Hindustan Ghadar*) 為活動中心，因而得名加達黨。這群被拒諸門外的錫克警察向印度殖民地當局投訴無門後，逐步意識到擁有獨立政府的重要性，並投身加達黨。隨後，位於上海租界地的錫克廟成為該黨的活動中心和策劃反對英國殖民統治運動的大本營。加達黨希望通過對親英的上海錫克警察頭目布迪亞·辛格 (Buddha Singh) 進行輿論攻擊和暗殺，鼓動上海和各地錫克警察起義，推翻英國的殖民統治。其活動還得到共產國際、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指導與武裝支持。但是暗殺槍聲的打響並沒有讓加達黨成功鼓動起義，反而導致各殖民地政府合作建立起嚴密的監視網絡和嚴厲打擊各類反帝國主義活動。而在上海的加達黨成員也因國共合作的破裂而失去了庇護，印度民族主義運動隨之轉入低潮。

印度民族主義運動在二戰期間復蘇，泰國曼谷一度成為印度策劃民族解放運動的基地，以武裝推翻英國殖民統治為宗旨的印度獨立聯盟在 1941 年成立並活躍於當地。日本與印度民族主義份子在反對英國霸權和摧毀英國殖民體系上達成共

識，因此大力支持印度獨立聯盟籌建印度革命軍。在日本的庇護下，聯盟首領鮑斯 (Subhas C. Bose) 帶領的印度革命軍隊伍不斷擴充。上海錫克警察被整編進該武裝力量，成為了印度革命軍的中流砥柱。該組織利用以上海為節點的既有資訊網絡進行資金、資源調配，使上海租界地成為印度獨立聯盟策動民族解放運動的指揮中心。雖然二戰後日本無條件投降，聯盟隨之解散，錫克警察的身影也從中國的歷史舞台上消失，但是這一場以錫克警察力量為核心、以上海為網絡節點而展開的印度民族主義活動，為此後印度解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 全書亮點

總的來說，本書具有兩個較為突出的貢獻。其一是選材上的突破。本書討論的場景位於中國上海，但不同於以往以西方或中國為中心的選材視角，選擇的研究對象是作為「第三方」的錫克移民，他們同時作為大英帝國的「底層」(subaltern) 和殖民地或租界地的「管理層」，將這些區域以及活躍在這些區域中的中西角色連結起來。這是本書能夠對以往中外關係研究的二元範式有所突破的鑰匙。

其二是方法論上的創新。本書之所以能夠突破二元範式的歷史書寫，是因為作者注意到了全球範圍中連結網絡的作用，並以動態的視角關注網絡的構建與運作，使得本書得以用全球視野觀察東亞、南亞

區域史和錫克移民史，進而將全球史研究從理論層面推向實踐。

(一) 底層的力量

在中國近代史中，活躍在上海乃至整個中國的外國移民包括了駐華使領、軍長、法官等外國官員，從事中外貿易的商人、船長和船員，從事宗教傳播活動的傳教士群體，以及受中國政府僱傭的海關職員，當然還包括以上人員的家眷、僕役。此外，還有一群迫於生計而離開母國、從事各行各業的普通百姓甚至是地痞流氓。而具有「雙重身份」的錫克警察為上海租界地當局僱用，往往被學術界視為「外國官員」一列，他們的被殖民者身份往往被忽視。過往的學術研究或是從中國民族主義、反帝國主義的觀察視角，或是以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研究角度，對上海警察這個群體進行探討，導致學者無法全面認識到這個群體在全球史背景下，在南亞與東亞地區歷史上所發揮的影響與作用，進而限制了他們從更加廣闊的視角理解這個課題。此前的研究大多認為錫克警察作為帝國主義侵略或統治各地的工具，從始至終都是處於被動的位置^③。

不同於以往帝國主義或民族主義歷史的書寫範式，這部著作強調錫克警察非但不是被動的殖民地管治工具，反而是形塑帝國主義體系的重要力量。他們迫使殖民者不斷調整政策方針，深刻地影響了殖民地、租界地的歷史發展。本書論證英國政府和上海工部局在僱用錫克警察時，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並不是

單純的控制與被控制、主動與被動的關係。錫克移民通過各種管道獲取消息，根據各地提供的薪酬水平而作出選擇；各地為了爭奪錫克警察資源而開展「薪水戰」。這些錫克人為了自身的發展，甚至自費前往各地應募，導致印度殖民地當局不得不下令規範各地錫克警察的招募。他們最後規定必須經由英屬印度軍隊 (Indian Army) 負責招募各地所需的錫克警察 (頁 68-72)。另一個典型例子是，在二十世紀初印度加達黨策動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活動並企圖拉攏上海錫克警察力量後，彼此相對疏離的英國殖民地和租界地加強合作，並制訂反制措施，例如加強監控人員與資訊的流通、上調各地錫克警察的薪酬、增加他們的社會福利來穩定帝國統治等 (頁 133-39)。

作者通過講述錫克移民從南亞到東亞、東南亞，到非洲乃至北美從事警察職業的故事，挑戰以往「從上至下」、「從下至上」的二元視角，以全球史的視角去觀察這個底層群體。實際上，研究的眼光向下是近年史學研究的一個新趨向，學界從原來的關注國家層面的政策制訂、外交人員的博弈對壘，逐漸轉向關注下層人員的社會生活。比如在中外關係史研究領域中，就湧現出一批關於在華僑民的日常生活的著作^④。然而，他們關注的人物諸如商人、使領、海關職員，實質上仍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群體，並不是真正的底層。而作者則是將眼光繼續向下，將焦點推向更下層的底層社群——殖民地的屬民。在上海租界地的錫克警察既受當地官員

錫克警察不是被動的殖民地管治工具，反而是形塑帝國主義體系的重要力量。作者通過講述錫克移民從南亞到東亞、東南亞，到非洲乃至北美從事警察職業的故事，挑戰以往「從上至下」、「從下至上」的二元視角，以全球史的視角去觀察這個底層群體。

本書通過對一個個具體故事的描述，呈現了全球網絡的動態運作過程，如同將人體軀幹中流動的血液視覺化，同時也將網絡之間的層疊交錯與複雜性視覺化。這是本書在推動全球史研究上的一個貢獻。

和政策的節制，同時也長期遭受殖民地或租界地內的本地人冷眼。他們既屬於被殖民者，又成為英國所倚重的管理其他殖民地或租界地的重要武裝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對印度錫克警察的觀察，是在美國歷史學者梅卡夫(Thomas R. Metcalf)「印度是大英帝國中心」論的基礎上的深入探討與延伸。梅卡夫強調印度是英國各殖民地管理者的培育基地，是對帝國史「從上至下」視角的一個挑戰^⑤，而本書通過對錫克警察這些底層力量的論述，進一步強化了這個觀點。但是不同於梅卡夫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論述，作者對這群錫克移民的論述有了更為廣闊的關懷，不僅注意到錫克警察對於維繫大英帝國的作用，也注意到了身處全球各地的錫克警察如何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改造與適應。他所關注的，是錫克警察所身處的全球範圍的網絡及其對錫克警察本身的影響，由此擺脫了二元範式的框限。

(二) 層疊的網絡

全球的歷史可以說是層疊交織的人際、物質與資訊資源網絡運作的歷史。流動中的航海家、商人、政治外交團體以及出外謀生的下層人員，是資訊、商品、資金等網絡的「建築師」。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十九世紀的英國憑藉軍事與商業實力，已經織造出跨越全球的商業網絡和帝國主義殖民網絡，並利用這些網絡將勢力觸及全球各地，這是眾多包括錫克移民在內的歷史

故事的基礎。對於英國的商業網絡和殖民網絡的織造過程本身已不乏論述，但大部分研究給我們呈現的是靜態的、平面的網絡^⑥。而本書通過對一個個具體故事的描述，呈現了全球網絡的動態運作過程，如同將人體軀幹中流動的血液視覺化，同時也將網絡之間的層疊交錯與複雜性視覺化。這是本書在推動全球史研究上的一個貢獻。

本書論述的全球網絡有兩個層次，第一層是以英國本土為中心的移民網絡，第二層則是以印度為中心、香港為次中心的移民網絡，錫克警察處於第二層移民網絡中。這些人員作為媒介，促使從武器、金錢到謠言、理念與經驗等有形與無形的資源在網絡中流動。我們從書中可以看到，最初開始流動的是第二層移民網絡中的各類殖民地官員(頁41-42)。這些官員從印度到香港、新加坡，再從香港到上海及中國各通商口岸，傳播各地的管理經驗、風土人情、八卦謠言等。上海警察局的籌備人員由香港警察隊伍中選派，隨之而來的還有關於香港警察的經驗以及不能採用中國人員充當警員的資訊。這造成了1880年代上海警察隊伍中沒有華員的狀態，為錫克警察在中國近代史舞台的出現奠定基礎(頁30-32)。

隨着帝國對錫克警察需求的增多，一張連結各殖民地、租界地的移民網絡逐步形成。關於各地薪酬、待遇的消息也隨着錫克警察的流動在各地流傳開來，影響了移民流動的方向和帶來驅動力。運輸與通訊革命進一步加強了散落在各地的錫克移民之間的聯繫，使得人與

資訊的流動更為便捷。與此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到在全球各地興起的民族主義思潮在這個網絡中的滲透過程：加拿大將錫克警察拒諸門外的消息在網絡中傳播，成為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導火索（頁108-17）。錫克人的移民網絡是兩次印度民族主義運動中資金、人力、資訊等資源流動的大動脈，由此促進了印度的民族解放進程，進一步瓦解英國的殖民網絡。

從殖民地、租界地官員與錫克警察的互動博弈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張網絡是層疊交錯和相互影響的，就如同一張遍布全球的毛細血管網，而這些流動中的人員就如同血管中的血紅細胞，攜帶着各類資源不斷運作，構成了一部全球範圍的動態歷史。構成網絡的各個地區隨着各類超越國別的跨區域(translocal)因素的流動而不斷調適，更新自我，同時又通過連結的網絡牽動着網絡中的其他端點。可以說，作者的這一觀察是二十世紀末以濱下武志為代表的學者對亞洲海洋網絡的構建與描述的深化^⑦，進一步將視域擴展至全球範圍，探討這種全球的聯繫如何映射到區域歷史中。

三 對「甚麼是全球史」的一點思考

全球史研究方興未艾，至今學界雖然並沒有對全球史研究產生一個標準的定義，但是這個研究範式隨着愈來愈多研究著作的出現而不斷發展完善。本書作為一部全球史

的研究著作，對「甚麼是全球史」的理解，似乎可以作為衡量本書成就與不足的一個因素。

美國歷史學者柯嬌燕(Pamela K. Crossley)在《甚麼是全球史》(*What is Global History?*)一書中強調，全球史研究並非新近出現的寫作範式，而是具有悠久的傳統，可以在「西方中心論」與「中國中心觀」等研究範式的寫作中看到端倪，甚至可以追溯至《聖經》的撰述；全球史是「一種思考與寫作的模式」，「旨在解釋全球規模歷時變遷的故事」^⑧。牛津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貝利希(James Belich)等學者認為，全球史研究的出現與近代學者日漸留意到自古以來政治、社會、文化的全球化現象有關^⑨。

筆者以為，全球史研究有着悠久歷史傳統並在現時流行，是人類歷史的本質使然。人類歷史的發展從來就不曾割裂，而所謂以民族國家為藩籬的歷史敘述終究無法全面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但是若要面面俱到地談及全球人類文明的演變，學者往往只會寫成一部將國別史疊加在一起的著作，無法揭示人類歷史發展的深層規律。筆者在這裏無意批判任何一本全球通史的著作，但認為一部好的全球史著作應該是在全球史視野下開展區域史研究，以點見面，以小見大。因此，近年來愈來愈多學者意識到可以通過把握跨越全球人群、貨物、資訊、思想、疾病等流動的區域歷史去闡釋全球範圍的歷史。

不過，只要稍有不慎，這種論述很容易就會陷入二元範式，甚至會被歸入為帝國主義辯護的陣營。

對「甚麼是全球史」的理解，似乎可以作為衡量本書成就與不足的一個因素。一部好的全球史著作應該是在全球史視野下開展區域史研究，以點見面，以小見大。

如果說以往「西方中心論」強調西方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地區的衝擊和這些地區的回應，那麼本書似乎傾向將這一「中心」轉移到錫克警察身上。這可能誇大了他們在全球歷史中的作用。

在近年來以全球視野討論中國歷史的研究中，不論是畢可思 (Robert Bickers) 對在華各類英國人的綜合論述、方德萬 (Hans van de Ven) 對海關體制的現代性起源的闡釋、李嘉鈴 (Catherine Ladds) 關於海關外籍職員的探討，還是杰克遜 (Isabella Jackson) 對上海工部局的研究，都認為探討這段時期的歷史應該超越國家層面，進而去討論這些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的「異鄉人」(expatriates) 如何影響異鄉的歷史^⑩。然而，他們選取的素材都是身份地位較高的人群，最終還是不可避免地寫成大英帝國的擴張史。

作者有意打破帝國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論述範式。本書通過論述英國政府對錫克警察的依賴，以及錫克警察成為推動印度民族主義與擊垮英國霸權的中流砥柱，以一個「從下至上」的視角呈現大英帝國史；通過對錫克警察在跨區域、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的論述，擺脫了後殖民主義範式中「從下至上」的反抗論述；還通過對錫克警察在二戰期間與日本的聯繫呈現了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碰撞與勢力消長，推翻了以往學界將上海在二戰期間描述為「孤島」的論點 (頁 140-56)。

然而，在作者這種宏大的觀察視野下，以底層群體為中心的論述仍然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不難看到作者努力將各種因素納入考慮範圍，但是對於錫克警察以外的角色的討論稍嫌不足，如當地人和殖民地、租界地當局，或是着墨太少，或是一筆帶過。這難免讓讀者產生這樣的一個印象：如果說以往「西方中心論」強調西方對

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地區的衝擊和這些地區的回應，那麼本書似乎傾向將這一「中心」轉移到錫克警察身上，強調他們對帝國政府、對殖民地和租界地的衝擊和這些地區的回應。這種論述方式似乎過份側重錫克警察的角色，甚至可能誇大了他們在全球歷史中的作用。

其次，雖然上海是一個英國勢力範圍內的城市，但它並不是英國殖民地，而是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城市。僱用錫克警察的上海工部局由不同國家的人員組成，它與其他殖民地當局有明顯的區別。筆者認為，本書呈現了上海錫克警察與其他殖民地錫克警察的聯繫，卻並未能很好地突出他們之間的區別。

再次，作者也較少關注殖民地官員在錫克警察上施加的作用，似乎忽視了他們之間實質存在並且不可忽視的層級紐帶。如果說讀者對一部全球史研究著作的期望是以小見大，既看到宏大的關懷，又看到這些關懷如何集中表現在區域歷史上，那麼本書只努力勾畫出了全球網絡的「大」，「大」區域裏的「小」歷史似乎未能盡善。不得不說，這也是全球史研究一個需要突破的瓶頸：如何選取全球網絡中的節點 (即研究範圍) 而能不偏不倚，如何平衡、合理地把握各研究主體的地方，進而客觀呈現出全球歷史中不同因素的真正的作用？

四 小結

總體來說，雖然本書在討論上海的錫克警察時似乎對他們與各方

力量的互動闡述不足，但瑕不掩瑜，作者打破了民族主義、帝國主義等二元範式的歷史敘述，向讀者呈現了錫克警察在動態的、層疊的全球網絡中所處的地位，從全球史的視野觀察東亞、南亞的區域史、移民史以及國際關係史，是全球史研究的新探索，值得學界關注。

註釋

① Bruce Mazlish, "Comparing Global History to World History",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8, no. 3 (1998): 385-95; Pamela K. Crossley, *What is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Sebastian Conrad, *What is Global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James Belich et al., *The Prospect of Glob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② 與香港、新加坡等地不同，上海是英國的租界地而非殖民地，具有不同於其他殖民地的區域特色。但它在相當程度上，又有着與殖民地相似的特徵，並與英國的殖民地有密不可分的聯繫，所以上海也作為英國帝國主義網絡中的一環。參見 Isabella Jackson, *Shaping Modern Shanghai: Colonialism in China Global City*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③ 代表性著作參見 James L. Hevia,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④ 例如 Catherine Ladds, *Empire Careers: Working for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1854-1949*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3)；吳芳思 (Frances Wood) 著，柯卉譯：《口岸往事：在中國的迷夢與生活 (1843-1943)》(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 等。

⑤ Thomas R. Metcalf, *Imperial Connections: India in the Indian Ocean Arena, 1860-1920*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⑥ 例如 Pieter C. Emmer and Magnus Mörner, eds., *European Expansion and Migration: Essays on the Intercontinental Migration from Africa, Asia, and Europe* (Oxford: Berg Publishers, 1992) 等。

⑦ Takeshi Hamashita, *China, East Asi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Reg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ed. Linda Grove and Mark Selden (London: Routledge, 2013).

⑧ Pamela K. Crossley, *What is Global History?*, 98.

⑨ James Belich, John Darwin, and Chris Wickham, introduction to *The Prospect of Global History*, 10-14.

⑩ Robert Bickers, *Empire Made Me: An Englishman Adrift in Shangha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Shanghaiers and Others: British Communities in China, 1843-1957", in *Settlers and Expatriates: Britons over the Seas*, ed. Robert Bick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方德萬 (Hans van de Ven) 著，姚永超、蔡維屏譯：《潮來潮去：海關與中國現代性的全球起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Catherine Ladds, *Empire Careers*; Isabella Jackson, *Shaping Modern Shanghai*。

江家欣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研究生